

民間舊事

年四十
民國三十八
年

古漢紅集
長海雅集



印店光國書上海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三月初版

民間恨事

全一冊實價

(外埠酌加郵匯費)

編著者 嚴殊

校訂者 劉全

出版者 國光書店

印刷者 國光書店

經售處 國內外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山東中路一二八號六號

國光書店

前言

從前江淹做了一篇「恨賦」，是說古人有不能如他的心願，含恨而死的，作賦來敘述他的事蹟。

此外詩人所作關於「恨」的詩詞，更是多不勝舉，最著名的是唐朝白居易的「長恨歌」，
傳唱，還是膾炙人口。

此外詩人所作關於「恨」的詩詞，更是多不勝舉，最著名的是唐朝白居易的「長恨歌」，
傳唱，還是膾炙人口。

此外詩人所作關於「恨」的詩詞，更是多不勝舉，最著名的是唐朝白居易的「長恨歌」，
傳唱，還是膾炙人口。

此外詩人所作關於「恨」的詩詞，更是多不勝舉，最著名的是唐朝白居易的「長恨歌」，
傳唱，還是膾炙人口。

插圖的設計，極為緻密，一幅有一幅的特點，將那篇故事的最精彩處，完全表現出來，
畫面生動，饒有趣味。

民間恨事目次

愛國詩人	一
遇人不淑	六
一言結怨	七
負心石	九
雪夜琵琶	十四
留養棄母	十五
得銀被誣	十六
失之交臂	二〇
薄情郎	三
空費心機	三
無法報恩	三
亡國之君	五
昭君出塞	三

名將蒙冤	四〇
畫師恨	四二
塔底沉冤	四三
國難家仇	四九
孝子充軍	五一
浪子賣妻	五三
焚書坑儒	五九
此恨綿綿無盡期	六一
惡婆婆	六九
好官受誣	六九
以怨報德	七〇
青磬紅魚	九
千里故人魂	七一

民間恨事 目次

二七	失節喪財	七四
二八	富貴浮雲	七三
二九	小星怨	七二
二〇	養瘦馬	七一
三一	攜骨還鄉	七〇
三二	詩人蹇運	六九
三三	投井殉節	六八
三四	白髮夢	六七
三五	忠魂熱血	六六
三六	舊鞋殉葬	六五
三七	返魂乏術	六四
三八	四面楚歌	六三
		一一

民間恨事

一 愛國詩人

在我國古時，曾有過一個偉大的詩人，他天性愛國，時時發抒爲詩歌，所以使後世的人，都給他的熱情所感動。尤其因他鬱鬱不得志，投汨羅江以死，使人嘆惜不止。現在每到端午節，總要戲耍龍船，用糯米做成粽子，投在江中，算是給他弔祭一番。

那詩人姓屈名平，又叫原，楚國人，因爲他家是個大族，一向在楚王手下做大官。他天資聰穎，人格高尚，幫懷王做事，深得懷王的信任。其時楚國，也顯得很富強，人民都能安居樂業。

但是好景不常，屈原愈得懷王信任，愈遭同輩的猜忌。那時候，有個上官大夫，雖然官職和屈原相仿，但性格却截然不同。他見屈原自奉清廉，處處爲國家人民着想，正反映出自己的貪污，便存心要傾陷他。恰巧楚王聽了屈原的勸告，改革國政，便叫屈原起草憲令，上官大夫趁勢在懷王前說屈原的壞話，不外說他天性高傲，自以爲了不起，除了他，再沒有第二個人能起得憲令的草稿。

懷王原是昏庸無能的，聽了上官大夫的話，不覺大怒，便把屈原革職，從此，楚國的政治，變得紊亂不堪。

屈原失了官，對於自身，倒也無所謂，可是見到了國事日非，不免要憂心如焚，便做了一部離騷，借香草、美人、神仙、鬼魅等題材，譏刺國政。

那時候，秦國最強，常常要侵略別國，所以楚國和齊國結了盟，使秦國不敢輕動。屈原辭了官，秦王知道楚王貪婪，便派張儀到楚，離間楚齊的交情。並且說：『如果楚國能疏遠齊國，讓秦攻齊，秦願把商於地方六百里割給楚國。』楚王聽了，不覺大喜，便答允了下來。

後來，楚王派使到秦國，要求割地時，秦王却翻悔道：『只答允六里，並沒有答允六百里！』其實秦王故意這樣說，要激怒楚王，使楚兵深入，自己便可以逸待勞。

楚王知道了，果然大怒，叫屈匄帶了大隊人馬進攻秦國，不料在丹淅地方，中了伏，全軍覆沒，連主將也被秦兵俘虜，失了漢中。楚王更怒了，使動員全國的軍隊，深入秦境，直抵藍田，秦王又故意和他相持，却暗暗地叫魏國攻打楚國。這時候，楚國後方，空虛異常，魏兵並沒用多大力氣，一直攻到了鄧。楚王內外受攻，危險萬分，又兼齊王恨他毀盟，坐視不救，形勢更是孤單，不得已，回師保了本國再說，秦兵又追殺了一陣。

幸而那時秦王的意圖，並不在楚國，因為楚國地境遼闊，大多是不毛之地，並且又僻處

南方，與中原大局無關，與其佔住了它，分散自己的兵力，反不如暫時和他講和，使他生了驕心，自身更腐化下去的好。所以他見楚兵敗退，並不窮追，反把先前奪得的漢中，還了楚國，和楚國講和。昏庸的楚王，還以爲秦王怕着自己的威名，沾沾自喜。又因嫉恨着張儀的欺詐，便賭氣說：「只要張儀，不要漢中！」

張儀聽了，便笑着對秦王說：「一個張儀可換得漢中，真是很上算的買賣，我去了再說。」其實他早料到像楚王那樣的人兒，昏庸無知，又沒主見，只要籠絡他手下的官員，三言兩語，準可使他心平氣和，放自己回秦國的。

張儀到了楚國，並不先去見楚王，却結交着上官大夫等那班官員。最後，又用大量金錢，買通了靳尚，說動了懷王的愛妃鄭袖。他把一切佈置妥當，才去見楚王。楚王見了，果然怒從心起，要把他斬首，那些得賄的官員，都對懷王說：「張儀是有才幹的人，殺他無益，不如留爲楚用。」楚王聽了，竟加接受。隔了不久，鄭袖又叫楚王放回張儀，叫他打探秦國動靜，懷王又不加思索，答允了張儀回秦。

其時屈原雖然不做官，對於國事，却無日不在關懷中。他見到齊楚毀約，更知從此楚國要受秦欺侮。接着兩次和秦兵交戰，果然都吃了虧，後來楚秦構和了，楚王口口聲聲要張儀那個人，屈原心中，暗暗自喜，以爲懷王吃了許多苦，大概已省悟了。從此改革國政，再圖復興，還不遲呢！誰料隔得不久，張儀來了，却又放他回秦。屈原聽到了這消息，便連連跺



屈原見懷王去趕說非把張儀追同不同

脚，也顧不得懷王聽不聽自己的話，趕去見懷王，聲說非把張儀追回不可。

懷王聽了屈原的話，一想不錯，趕緊派人去追，那裏追得到呢！心知受欺，又向秦王理論，秦王看準懷王的爲人，只圖近利，不顧遠計，又假獻殷勤，說自己有個女兒，要嫁給懷王的幼兒子蘭，從此兩國聯姻，關係更密切了。懷王得到了這回音，果然轉怒爲喜，笑逐顏開了。他聽得秦王要他到秦國去，主持這婚姻的締結，便興沖沖的要準備動身了。

屈原知道了，又趕來見楚王，苦諫說：「秦是虎狼之國，一向不講信義，上次割地的事，便是極好的明證。這次答允婚事，是真真假，還未得知，怎可輕自前去呢！」但那時候，子蘭見屈原破壞自己的婚姻，便反駁說：

別的縱有欺騙，自己的女兒總不好亂許人

的。』

屈原又說：『即使是真的情實事，也用不到國王親自前去，派個代表不就行嗎？』子蘭因爲急於要成就婚事，更堅持說：『父親能親自去，更可顯示出我方鄭重其事。』屈原見勸不醒懷王，只得作罷。

果然，懷王興沖沖到了秦國，便給秦王留住，不放回國，硬要楚國割地。懷王乘間脫逃到趙國，趙國不敢收留，只得仍回秦國，便客死在秦地。

懷王死後，頃襄王立，非但不改革政治，反重用子蘭，封他做令尹。屈原認爲懷王的死，全由於子蘭的慫恿，不免要寫文諷刺，子蘭知道了，懷恨在心，便叫上官大夫說屈原的壞話。頃襄王知道了，非常憤怒，要把屈原遷流出去。

屈原受了這刺激，心中更悲憤。他知道楚王專門聽信那班小人的話，把國事弄得亂七八糟，亡國的痛恨就在眼前了。他因不甘做亡國奴，又看不慣人民的痛苦呻吟，便想用尸諫來勸國王。

他披着髮，吟着詩，在江邊彳亍着。漁父見了他的行動特異，便問明了他的原委，勸他道：『舉世混混噩噩，你也不妨隨俗一點，何必自苦如此。』屈原却笑着說：『你以為我能够跟那般東西同流合污嗎？』最後，那人格孤高，品性偉大的詩人，終於趁着人們不防，投汨羅江死了！

二 遇人不淑

在京口一帶的人，都知道蔣賢婦，她不幸遇人不淑，以致銜恨而歿，大家都可憐她的遭遇，一時文人墨客，都做了詩文來悼惜她，紀念她。

京口蔣氏，原是書香之家，很有財產，生子女五人，賢婦最幼，嫁給同里陳姓的兒子仲達。起初蔣陳兩家都是縉紳之家，後來陳家家道漸漸中落，而蔣家却更見富裕起來。賢婦到了陳家之後，親操井臼，一些兒沒有驕傲習氣。仲達小時學過綢布生意，後來因為避亂，遷到隣縣去住，因此就失業了。仲達上有二老，下有弟妹，家裏日常的開支，都由賢婦一個人負擔着，但是坐吃山空，一點嫁來的財產，能有多少，不久就用完了，於是只得把衣服、首飾逐漸典質着使用，或者回家向母親借貸，因為母親非常喜歡女兒，所以沒有不答應的。

後來，仲達的父親又去世了，一切喪葬的費用，也都是賢婦去籌措的。而仲達呢？却不知長進，又染上了阿芙蓉癖，賢婦幾次勸他戒絕，終不肯聽。有一天，突然要改過自新，以為不能再耽誤下去，就在妻子面前認罪，並且計劃着想開一片綢布鋪子，和妻子商量。賢婦聽到丈夫能改過自新，當然高興，開店的事情，自然竭力設法幫助，就回去同母親商量，借得五百金，交給丈夫去經營。那知仲達得了錢，虛設了一個字號，實則把錢化用，多玩多

吸，沒有多少時候，錢差不多要用完了，店也關了下來。賈婦方才知道受騙，非常怨恨，就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哭泣悲嘆。自想身爲出嫁的女兒，還事事要求母親幫助，如果哥哥和嫂嫂，有三言兩語，不是使母親更難堪嗎？想到這裏，更加悲傷。丈夫這樣辜負了她，終身還有什麼希望呢？於是就在一個風雨淒其的晚上，暗地裏吞下鴉片，等到天明被人發覺，已經香消玉殞了。

三 一言結怨

湖南有個文人，名叫張復齋，他非但學問廣博，而且很有經濟才幹。他手創的工廠，不下十餘家，真是一個大實業家，人們既佩服他的文學，又佩服他的才幹，沒有一個人不讚揚他，他也受之無愧，一種自負的態度，真是不可一世。

他創辦一個中學，學校裏請了許多有名的教授，他也很認真地監督着。其中有一位教員，姓范名維謹，學問很好，可是也很自負，只因家道中落，才不得不出來當教員糊口。有一天，許多教師們，談起那位校長張復齋，學問怎樣廣博，文章怎樣高超，大家都把他捧得天一般高。維謹却表示着異議說：『張復齋的學問和文章，我是死也不佩服的！』這是各人意見不同，大家也不能加以責難。可是這句話，傳到了張復齋的耳朵裏，他氣得鬍子都撓起

了，大大地不高興，到了學期結束，他就寫信把范維謹辭歇，信中的大意說：『弟才疏學淺，自愧無能，先生大才，屈居敝校，實感不安，敢請另謀高就，免滋罪戾！』維謹接到了那封信，知道復齋爲了那句話而報復，惱恨萬分，只好捲了鋪蓋，另謀別事了。

不久，就在本縣宏文中學，謀到一個國文教員的位置，這消息給復齋知道了，仗着他在本縣有財有勢，而且認得那位宏文中學的校長，便說范維謹是他校中辭退的教員，希望本縣各學校，不要聘用，那校長不敢拂張復齋的意思，便說以前的老教員仍要回來，把請維謹的事取消了。

維謹知道在本縣做教員，是沒有希望了，就託朋友介紹到安徽的一個中學校去擔任訓育，可是張復齋的耳目衆多，情報迅速，立刻知道了，就寫了一封信給安徽的教育廳長，叫他轉知邢中學辭歇維謹。那教育廳長是復齋的好友，所以事情立刻發生效力。維謹一打聽之下，原來又是張復齋在作梗，他憤恨異常，自想教員做不成，就不做教員好了，就在當塗縣的縣政府裏，做個小小的文牘，自想這樣總可以安逸了，那知當塗縣的王縣長，又接到了朋友的一封信，叫他把范維謹辭歇，並說這是張復齋的意思，張是社會上的名人，還是不要去拂他的意思好。縣長只好把維謹辭去，並且說明有這樣不得已的苦衷，維謹只得離開了當塗縣政府。回到本鄉，就在一個小村莊裏，收了十多個鄉下孩子，教起私館來，自以爲這樣總可以不惹眼了。那知一個月之後，又給復齋知道了，就叫那當地的教育局長，取締私塾，於

是維謹又失業了。他就不再教書，改入商界，在一家木行裏做賬房。他想：這樣總不關懷齊什麼事了，那知懷齊聽到維謹做了賬房，就示意商會，再由商會轉告木行，把維謹又辭歇了。維謹一打聽，又是懷齊作梗。

維謹到這地步，憤恨得幾乎要去自盡了，可是他還想和環境奮鬥，他就託朋友去疏通那位有財有勢的張懷齊，請他不要再作梗，那知朋友去說，懷齊却絕口否認有作梗的事，朋友也就無話可說，回來告訴維謹，維謹知道張懷齊定要斷絕他的生機，悲憤之下，便投江自盡了。

四 貞心石

麗水沈綺琴，幼年就喪了父親，生性聰慧，姿容秀麗，真是一個才貌雙全的好女子，她母親愛如掌珠，不過因為太歡喜的緣故，對於擇婿一事，反而不易解決，因此年紀已二十歲了，還沒有訂婚。鄰居有個宋媽，看見綺琴，總是贊不絕口，不是說她的身材苗條，就是說她的容貌美麗，她說：『不知那家郎君，能有福份娶得美人兒？』綺琴的母親聽了宋媽的一番花言巧語，也不由得笑着，就請她作伐，覓一個如意郎君。宋媽拍手笑道：『如意郎君近在咫尺，不必遠遠去找！』綺琴的母親說：『你講的不是指韓泰瞻麼？我也很器重他的才

學，祇是窮了一點！」宋媽道：『這是他現在時運不濟，難道會永遠貧賤嗎？』

她們所說的韓泰瞻，是城內的一個名士，設塾在沈家，斷弦一年多，還沒有續娶。她母親就暗中和兒子商量，她兒子說：『這事我也贊成，不過韓家清寒，將來要親自操作，恐怕妹子吃不起苦！』母子兩人正在商議的當兒，綺琴恰巧跑來，兩人的話都被她聽去了。

從此綺琴早作晏息，凡一切烹調縫紉等事，都親自操作起來，一天到晚忙個不停。她的哥哥和嫂嫂已看出了她的用意，便告訴母親，母親就把這婚事決定，叫宋媽去徵求韓泰瞻的意思，泰瞻聽了宋媽的言語，真是感激萬分，不過怕將來有變卦，要索證物，以資憑信，綺琴有漢玉一方，上琢雙鳳，有時佩在身邊，宋媽返家告知母親，便取這雙鳳玉佩送給泰瞻。這事被綺琴知道，很不爲然，她說：『如果他有變卦，我又將如何？』於是叫婢女繡春去索還玉佩。

繡春是她最喜歡的婢女，她勸綺琴說：『這事我已替小姐再三籌思，韓公子不是一個負約的人，倘使現在去向他索還玉佩，豈非要使他灰心，並且違背了老母的意思！』綺琴聽了繡春的話，便不再提起索還玉佩的事。

泰瞻有呼喚需求等事，本由繡春伺候，綺琴喜歡填詞，曾填了『鳳凰臺上憶吹簫』一闋，不過末句斟酌再三，終未盡善，便將草稿固封交給繡春道：『這一闋詞，還有末句未妥，你替我去問問韓公子，請他修改。』同時再叫繡春帶一個手鑰給泰瞻。

繡春就把這一番情意完全告訴了泰瞻，泰瞻展讀詞稿，反覆吟誦，贊嘆不已，就提筆把末句修改，仍舊封了交給繡春。泰瞻對這位伶俐美秀的婢女，也有點愛戀，他癡癡地對她看着。繡春忍不住笑道：『你不認識我麼？』泰瞻說：『你實在生得太美麗了，雪白的肌膚，烏黑的髮鬢，晚上看來，比白天格外嫵媚，將來和你小姐成婚，你不就是我的侍妾麼？』繡春原來早有此心，現在被泰瞻說破，不由得臉紅起來，低垂着頭，玩弄她的衣帶，連話都說不出來。在這情境下，泰瞻真有點按捺不住，一手攬着繡春，坐在膝上，繡春想不到他這樣輕薄，便推開了他，正色道：『你如再無禮，我便去告訴小姐！』泰瞻就放手讓她脫身。從此之後，繡春便不敢再到他那裏去了。

泰瞻寫信給他父母，告訴自己的婚事，可是他父母已爲他訂婚，是城外二十里地方富室顧姓的女，因爲羨慕有豐盛的妝奩。泰瞻心裏雖然不願，但他素來畏懼父親，也就不敢反對了。

綺琴在他迎娶的一天，方才知道，這一氣，真像當頭澆了一桶冷水，從此她吃也不吃，終日睡在牀上，只是哭泣。母親安慰她道：『你何必要這樣悲傷，難道除了姓韓的男子，我們不能另外配親麼？』綺琴一面哭泣，一面說道：『母親的說話果然不錯，可是玉佩已入他手，怎麼可以返還！』說罷，哭得格外悽楚。母親想起前情，也深深嘆息，知道女兒暫時決難回心轉意，祇有叮囑繡春好好服侍。



他很奇怪怎樣會有二個女子跑路

過了幾天，綺琴忽然起來梳妝，並叫繡春去預備茶水，繡春聽了小姐的吩咐，便去烹茶，等到回到房中，却不见小姐，有一個小婢說，看見小姐往後園去的，繡春馬上追出去，可是綺琴已投入池中，繡春見小姐自盡，於是也躍入池中。小婢見了，大叫大喊，家人趕來救援，可是已來不及了。綺琴的母親見愛女慘死，朝夕哭泣，憂鬱成病，不久也病死了。

泰瞻新婚燕爾，和顧女度着蜜月，非常快樂，但有時也不免要想起舊情，一個人獨坐嘆息，把玉佩拿出來撫摩一番。有一天，被顧女看見了，詢得其中原委，就從他手中奪去玉佩，向地上用力擲去，祇聽得「豁郎」一聲，玉佩已跌得粉碎。泰瞻怒極，立即起身跑出門去，在路上碰到宋媽，宋媽向他道賀，無意中講出沈綺琴的一番的情形，宋媽還沒有說完，